**一、解释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概念，并对与之相关的三种科学构想（古代理性主义、现代理性主义、意志主义）进行阐述；**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四因说中，实质上只有质料和形式的区分，可以将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都归于“形式”当中，凡由目的因或动力因引出的联系均与形式因有关。

为了探究“形式”的概念，我们需要了解亚里士多德的存在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是一个“不动的动者”，“不动”是指它不会因为外力而运动，但是它却始终在活动（这里的活动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思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神可以一直活动（无限思维），而人的形式也是思维，但人的思维活动不能持续进行。故，形式不是形状(form is not shape)，而是活动（实体的本质是活动）。而由于形式是实体是其所是的原因，它是不可见的，只能由理智把握（即康德所说的理智直观）

因而 **形式因**是指当事物完全实现其目的时，在事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模式或结构（实体的本质）；**形式因**是实体是其所是的原因。

而造物的基础是形式的传递，动力因就是将自身所具有的形式传递出去的活动。

对于自然物而言：其将自身所有的形式转让给其它自然物，这种形式就是自身所是

对于人造物而言：这样一种形式指向的是一种概念的设想，而非自身所是。

由于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存在着对于形式和质料的区分（理智形式和感性质料），因而在后世的哲学研究中，对神的创造活动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构想，这也影响到了后世的三种不同的科学构想。

对神的创造活动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构想：

1. 神是一个具有无限理智的个体，他将自己的理智形式加到已经存在的感性质料当中，从而使质料具有了神无限理智中的形式。
2. 神的创世活动是从虚无当中进行创造。即不论是理智形式，还是感性质料都是通过神自身创造出来的（动力因不但传递了形式，而且传递了质料）。

三种科学构想：

1. 古代理性主义

古代理性主义者采取了神创造活动的第一个构想，因而他们认为，质料本身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一种形式性的维度，而任何经验知识都只是帮助完满获得知识的桥梁，不具有任何重要性。形式是目的，而质料是实现形式的手段，但由于质料本身的缺陷，形式在质料那里无法得到完满的体现；故而质料可能会与形式所规定的因然性发生冲突，而质料和形式的结合是一种内在的，必然性的结合。故当经验和理论发生冲突的时候，实际上是经验错了，而不是理论错了。

**因此，在传统的科学知识中，知识就是纯粹的知识，构成知识的是定义，也就是对自然物的非感性的，非质料的，形式化的实体的/本质的把握。如果被称为知识的东西都是关于理性的实体的定义，如果认识都是形式的定义，那么在知识中是不存在任何感性的经验的成分，因为感性不过上我们感觉的对象，感觉的对象不是知识。在这样一种框架中，感性和经验又不是完全不发挥作用，他们发挥了过渡性桥梁的作用，对于一个自然事物而言，质料只是体现其形式，其实体和其本质的手段，在与其相对应的认识的层面上，感性经验也是手段和桥梁，我们通过经验可以通行非经验的，非感性的理性的认识。因此，在希腊式的创造图景之下，神的创造是一种形式的创造，被创造它的自然物也是形式和质料的结合，即形式是目的，质料是手段，而针对这些自然物的知识或者是科学也就是关于自然物的形式科学，是纯粹的非经验的科学，而经验在这样一种科学体系中，就结果而言不具有任何重要性，也不参与到任何作为结果产生的科学当中，但是它是我们获得知识的桥梁和手段。**

1. 现代理性主义

由于第一种关于神的创造活动的构想无法解释个体性问题（即如果按照第一种创世构想，神不能够认识特殊的，个体性的东西），因而后世提出了神创造活动的第二种构想。

从现代科学（现代理性主义）的角度看来，经验和实验是理论的证据。依照现代理性主义者的观点，神的创造活动是从虚无当中进行创造，因而，形式和质料是紧密结合的。

故，我们可以通过对于经验的研究而获得完全正确的形式（即理智），那么通过经验和实验，我们就能够对相应的理论得到完满的认识。

**如果以从虚无中创造这个维度来看的话，任何一个自然存在者依然是由形式和质料两个维度所构成的。但是由于从虚无中创造这样一种模式中，形式和质料都来自于创造者的动力因，所以在这种内在性质料下，我们可以说，在神那里，质料以一种完满的方式表现了形式，这里的完满并不是说质料本身完全体现了完满的形式，质料本身确实完全体现出了形式的性质。形式和质料的结合是一种内在的结合，是具有必然性的结合。由于从虚无中创造这样一种自然框架下，一切自然存在的质料都完满体现了非感性形式，因此，某种理论与经验发生冲突，不再是理论错了，而是经验本身错了。而这就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注重经验和实验，经验和实验不再是我们获得理论最后的被我们抛弃的手段，而是为所有的知识提供明证的东西，因此只有所有的科学经过了明证才能作为理论存在。**

1. 意志主义

神的创世活动的第二种构想仍然遭遇到了问题，即“身体的个体性不等同于灵魂的个体性”，同时，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尽管是个体性的，但实体学说所揭示的却是一种共性，而不是个体性。重新审视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可以发现，他从未否认过共相内在的实在性。这样一种对于统一的揭示使得人们对神的创造活动的构想提出了新的质疑。

在意志主义之前，“唯名论”革命对于认识的“去亚里士多德”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唯名论”主张，根本就没有共相，进一步而言，也就是共相不具有实在性，或者说形式不具有实在性，即目的因不具有实在性。

意志主义者受到了“唯名论”的启发，对神是否是通过无限理智来进行创世活动提出了怀疑，他们认为神不但是具有无限理智的，而且是具有无限意志的，故而他们认为，神的这样一种创造活动，是非理智的活动，而是一种意志活动。他们主张，世界本身是没有目的的，而神创世的活动是意志任意活动的结果，因此，经验（而不是理智）本身成为了我们要认识的对象。